

陸宣公集

第五冊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後學雙峰年羹堯

金壇王汝驥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

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

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

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

陸宣公集

卷十一

一

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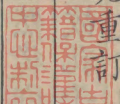
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

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



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陸宣公集

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

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

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
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
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
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
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
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
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
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
陸宣公集

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
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
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
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
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
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
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
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

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
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
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
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
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
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
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
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六

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
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
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
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
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
察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
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人況於臺省長官皆是
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
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

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

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

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

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

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陸宣公集

卷十七

九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過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僴僴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懼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一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繫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三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三

異是使募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不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

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
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
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
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己爽德政
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
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
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
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
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
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四

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
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
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五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黷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
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六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
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
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
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
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
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
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
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觀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
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
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
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
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陸宣公集

卷十七

十七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
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非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
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
陸宣公集

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
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
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
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
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
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
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
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
厚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

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慝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孽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歎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怛悵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

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遮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五

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

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慙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
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
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
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
斯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
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
陵夷然後減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
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
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
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
陸宣公集 卷十七 三
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
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
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
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
慙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驥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陸宣公集 卷十八 一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

陸宣公集

卷十八

二

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數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

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歎
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
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
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陸宣公集

卷十八

三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披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陸宣公集

卷十八

四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
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
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
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
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
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
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
陸宣公集

霜皞瘵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
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
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
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
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
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
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
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
餘戎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
陸宣公集

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
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
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
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
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
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旣往
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戎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
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
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
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
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制
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
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
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
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
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
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
陸宣公集

卷十八

七

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
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
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
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
廬然後可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
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
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
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
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
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

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

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

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
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
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
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
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
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
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陸宣公集

卷十八

九

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
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
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
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
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
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
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
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
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
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

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汴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

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

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

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

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

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

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陸宣公集

卷十八

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廊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拆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陸宣公集

卷十八

五

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驥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 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
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
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
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
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

陸宣公集

卷十九

一

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
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
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
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
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
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
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
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
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

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儼猶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陸宣公集

卷十九

二

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昭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

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名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

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垂轡吞噬無狀迴紇矜功
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眊竭
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
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壇陸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
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
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
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
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四

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陸宣公集

卷十九

五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澶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三序疑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

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

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
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
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
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
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
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
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
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
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
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
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
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
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
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
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
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
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
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
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
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

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

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輒輒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

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
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
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
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
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
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
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
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
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
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十

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
勢自衰斯乃勇廢爲阨衆散爲弱逗撓離析非乎戰
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
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
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
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
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
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
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
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

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
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
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
捐讓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
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
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
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
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
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
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十一

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
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
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
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
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
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
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

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

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
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
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
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
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
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
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
陸宣公集

卷一九

十三

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
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
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
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
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
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
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
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
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

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苟陷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十四

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
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
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
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條
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
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
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
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
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
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

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
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
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
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
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
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
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
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
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
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十五

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
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
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
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陸宣公集

卷十九

十六

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陸宣公集

卷十九

七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

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
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
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
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
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
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
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
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令猷臣等
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
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
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
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
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
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
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
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
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
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陸宣公集

卷十九

九

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
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
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
包含愆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
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
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